

思想

REFLEXION 21

李公明 / 批判的歷史主義

徐 勝 / 東亞人權

葉蔭聰 / 艾曉明訪談

高全喜 / 中國自由主義的政治成熟

東永發 / 南港憶高華

吳乃德 / 二二八死難人數

潘婉明 / 馬共女戰士

蘇光恩 / 評劉小楓

必須讀《四書》？

思想

REFLEXION 21

必須讀 《四書》 ?

編輯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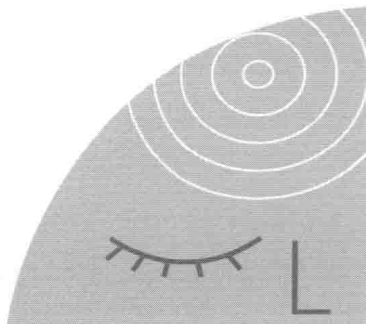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超華、王智明、沈松橋、汪宏倫
林載爵、周保松、陳宜中、陳冠中

聯絡信箱：reflexion.linking@gmail.com

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reflexion/

新浪微博帳號：<http://www.weibo.com/u/2795790414>



思想21

必須讀《四書》？

2012年5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6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編 著 思想編委會
發行人 林 載 爵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12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 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 刷 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 經 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所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 話 (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沙 淑 芬
校 對 劉 佳 奇
封面設計 蔡 婕 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3998-2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目次

東亞人權的探索

徐 勝.....1

人權基於超越一切的自然法思想，是「人」生來普遍具有的權利。因此，人權具有不斷挑戰「特殊性」的「解放性格」。

論中國自由主義的政治成熟

高全喜.....21

自由主義的政治成熟不在自由主義理論本身，而在關於自由的政治、憲法、人的生活方式的理解之中；這個方面的思想理論之塑造，恰恰是在自由主義作為一套理論產生之前。

戰爭・愛情・生存策略：馬共女戰士的革命動機

潘婉明.....43

女戰士投身革命的原因不同，概括可分為：不證自明的愛國情操、阻擋不住的愛情力量，以及亟思脫困的生存策略。

思想訪談

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高放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73

現在如果要振興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要充分記取蘇聯和東歐的教訓，就要很徹底地發展社會主義自由與民主。

挑戰麻木和無力感：訪獨立紀錄片導演艾曉明

葉蔭聰.....101

不是說拍個片子，拿到電影院裡放一放，讓觀眾有一點感情的宣泄，有一點同情、共鳴。而是說，這個片子，你拍出來，要能夠動員起一種行動力來，人們看到這樣的作品，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改變。這才是重要的。

思想對話

動物倫理與道德進步

錢永祥 梁文道.....125

我們關心動物不是為了減少人的暴力嗎？我們減少人的暴力不是為了動物的福利嗎？其實這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我們在乎動物，我們也在乎人。

思想評論

批判的歷史主義繪畫： 寫在「生於1949：李斌畫展」前面

李公明.....155

今天的「批判的歷史主義繪畫」在歷史與當下連接中所要揭示的精神價值，遠不止於永恆、崇高，更重要的是要揭示人類反抗專制、追求自由的精神和信念。

歷史記憶中的模糊與未知：二二八死難人數的爭論

吳乃德.....179

由於不同族群、不同立場的團體具有不同的歷史經驗，模糊的歷史必然無法成功地營造共同的歷史記憶。而共同的歷史記憶卻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條件之一。

德國的建國史家：《朵伊森傳》評介

胡昌智.....195

朵伊森想要抨擊蘭克專事考據的歷史研究，抨擊蘭克沒有勇氣站在普魯士立場上解釋歷史，抨擊他有如宦官之中性，缺乏倫理之怒。

哲人的面具：評劉小楓的施特勞斯轉向

蘇光恩.....215

劉小楓通過層層的扭曲造偽，製造了施特勞斯毫無懸念的勝利。但這種扭曲本身說明他放棄了對這一問題的理性探討，我們甚至可以猜測他從根本上拒斥了理性這一論辯方式。

必須讀《四書》？

必須讀《四書》？——又一次爭議

台哲會論壇.....235

學生問我：「老師，如果顏回活在今天這個時代，他會不會加入占領華爾街或包圍台北101的行列？」我說：「如果他真心安貧樂道，應該不會。」學生說：「哪是安貧樂道？他明明『宅』慣了，根本不知有101，遑論華爾街。……」

思想人生

南港憶高華

陳永發.....335

天予其才，必不奪其年。這次電腦上突然傳來高華消息，一開始就是「沉慟哀悼」四個字，入眼頓覺冰涼麻木。

致讀者.....339

東亞人權的探索

徐 勝
曾健民譯

譯者按：本文是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院教授徐勝先生的退休紀念演講稿，原以日文發表於2011年1月19日。徐勝先生為生長於日本的韓僑，大學畢業後回韓國讀研究所時，遭韓國政府以違反國家保安法為由逮捕並入獄19年。遭刑訊時，引火自焚而顏面嚴重燒傷。出獄後一心投身東亞人權運動，以無比的精力和獻身的精神奔走於韓、日、台、琉之間，聯繫各地政治受難人和市民、社會運動團體，結合東亞地區共同的歷史和現實，站在民眾立場，推動東亞特殊又有普遍意義的人權運動。

演講文結合了他的人生和運動實踐經驗，闡述了他從事東亞人權運動的經過和思考。文中提出唯有超克西方普世人權和日本亞洲主義的虛偽意識，徹底清理日本對東亞民眾侵略和殖民的歷史並追究其責任，才能完成東亞民眾去殖民的課題，實現東亞民眾共同的和平未來，實現有普遍意義的東亞人權。

本演講的目的，主要在把「人權的普遍性」這一論題，參照歷史與社會的脈絡，考察它在東亞的意義。也就是，思考人權的概念在東亞是如何被接受發展出來的，理解人權在東亞的特別涵義。

今天的講義算是這學期講義的總括。首先，要簡單講述我的人生如何與人權發生關係，並產生自覺。其次，要講東亞的人權到底是什麼？東亞人權的重要課題何在？人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文明和野蠻之辯，在東亞又有何意涵？我主要以殖民地支配的歷史責任問題和「達邦宣言」為主軸進行討論。

一、我的人生和人權

（一）戰爭和殖民地支配

我的祖父母在1928年從朝鮮半島中部移住到日本京都。自1910年朝鮮被併吞後，日本在朝鮮進行了各種資源掠奪。朝鮮總督府和日本大地主以農村地區的土地調查事業為名，對朝鮮進行土地掠奪；朝鮮人失去了土地，被迫流離到北方的滿州或南方的日本。

我在1945年4月3日誕生於當時叫周山的京北町，恰好是二戰美軍登陸琉球不久的時候。周山是一個偏僻的山村（雖然現在從京都市內搭車到周山只要一小時），當時沒有柏油路，山路險峻，時常發生車子墜崖的事故。

我祖父母先是住在京都市的常盤，父母結婚後不久戰爭就開始了，朝鮮人也徵召入伍。當時，我父親是五個兄弟的長男，加上祖父母、我哥哥，全家共有九個人，都靠我父親一人的工作收入維生。如果父親被徵召，家族將瀕臨餓死。因此，母親向大秦區長拜託，讓父親留在周山耕種，以繳納「供出米」代替徵召。

當時我父親耕種的「一町步」相當於現在三千坪土地，大約普

通農家土地的兩三倍大。收穫的米全部繳納給國家，間作的小麥則全部作為地租被地主奪走，只剩下碾米落下的米糠、粟米加上田埂種的大豆算是我家的收成。九人家族就以此加些草根樹皮，忍耐撐了過來。

隨著戰爭進一步擴大，我父親的緩召被取消，只能過著逃亡的生活。我剛出生時，母親由於飢餓，乳水完全出不來，只有讓我吃些小米熬湯和炒大豆粉。但是嬰兒不可能吸收這樣的東西，因此我罹患下痢，瘦得跟樹枝一樣，處於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餓死的狀態。1945年8月15日，當父親悄悄地跑回到田裡除草時，聽到了日本戰敗的消息；據說父親和母親兩人坐在田泥上痛哭了一場，因為家族的生命危機總算過去了。就像眼前巨大的絕壁突然崩落了一樣，如果戰爭再繼續一個月，說不定我就已經餓死了。

在戰爭結束的兩年前，祖母懷了孕，深夜中腹痛，鄉下的產婆說：「倒生（譯按：胎位不正），趕快到京都大學醫院動手術。」因此就用周山僅有的一台燒木炭的卡車，載著祖母出發；當車走到周山不遠的山頂時，突然引擎熄火，進退不得，祖母就在黎明前死在車上。母親婚前住在丹後山田村時，她十六歲的堂兄弟也被戰爭徵用，在丹後山田車站擔任轉轍手，腳被鐵軌夾到而被火車輾死。當時，許多朝鮮人死在戰場上、礦山或工廠中，殖民地支配太過於殘酷了。

（二）作為「在日朝鮮人」

1945年日本戰敗時，大約有240萬朝鮮人在日本。按官方說法，其中約有80萬人是在大戰中遭強擄來日本的。但實際上，約有60%的人，大約140萬到160萬人是強擄來的。戰爭結束後，大多數人都回到了朝鮮，我祖父與叔父母也都回去了。

我家從周山搬到了京都妙心寺旁的花園垠北町，我上了御室小學。隨後轉學中京，一直從小學讀到高中。大約從幼稚園起，我就已經意識到自己是朝鮮人，這是一種自己與近鄰的人不相同的意識感覺。父親的朋友來我家時，或父母親之間，講的都是朝鮮話。與鄰居孩子打架時，常被罵「朝鮮人！」於是，我從日本人身上學到了自己是朝鮮人。

上了小學，每班大約有四、五位朝鮮人小孩。幾乎都是貧窮到繳不出學費和餐費而被老師點名叫出來，或者不做作業而遭老師責罵的小孩。當時我想：這就是朝鮮人？怎麼會這麼可恥？

上了中學後，我開始爲自己是什麼人而煩惱。來自於語言、食物等日常生活文化上的不同所引起的自覺雖然也有，但自己不是日本人的直覺，主要是周遭日本人所給予的。當時的日本人，仍然拖著殖民支配歷史的尾巴，帶有強烈的優越感和差別意識。

在我中學三年級那年，1960年4月，韓國爆發了反抗李承晚總統獨裁的「四月學生革命」。在漢城(首爾)的示威中，包括中小學生在內，有兩百多位學生與青年被殺害。無畏於軍隊警察槍口的反政府運動不斷擴大，迫使李承晚總統下台流亡。那時，中學三年級的我，從電視看到這場面，心想爲什麼韓國中學生在槍口下也毫不退縮地示威？

剛好，那時候日本也圍繞著日美安保條約進行著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爭示威運動。1960年代，亞洲非洲各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被稱爲「黃金的60年代」。反越戰運動也風起雲湧，發展成國際和平運動。就在這學生運動和殖民地獨立運動風靡世界的年代，我經歷了從初中、高中到大學的青春歲月(請參照《什麼人都有故鄉：在日朝鮮人與我》，社會評論社，2008年11月)。

(三)學生運動

1964年，我第一次到韓國時，日韓會談正在舉行。雙方翌年締結了「日韓基本條約」。日本在戰敗時，雖然放棄了對朝鮮的殖民地支配，但並未正式的承認，而且與韓國也一直沒有簽訂正式的外交關係。因此，在條約上正式終結殖民地支配，並簽訂正常的外交關係，正是「日韓基本條約」的基本性格。除此之外，條約也觸及漁業權，以及留日韓國人的法律地位問題。

但更重要的是，該條約開啓了日本和韓國之間的經濟和軍事合作關係。之前，即便有日美安保條約，也有了韓美相互軍事協定，但是日韓間一直沒有軍事聯繫。而且，日本有憲法第九條(譯按：非戰憲法)，自衛隊並非軍隊，這讓日本與韓國締結直接的軍事條約有實際上的困難，對美國來說特別不方便。當時，越戰已正式開打。韓國在美國的邀請下，派遣了青龍、猛虎兩師團約五萬六千人參戰。同時，別說美國軍政管理下的琉球，就連日本本土也成了越戰美軍的後勤基地。B52轟炸機從琉球直接起飛轟炸越南，美國軍艦在日本補給水和食物，還有美國大兵到日本休假。在那樣的越戰局勢中，美國急迫地要把日韓兩國在軍事上聯結起來。因此，在美國強烈的要求下，雙方簽訂了日韓條約。

日韓條約對日本來說，在法律層面終結了殖民地支配，同時獲得再度在韓國經濟進出的機會。對韓國而言，從日本取得金援，既能充當軍事政權的政治資金，也能夠做為經濟發展的運用。針對日韓條約，當時日本出現了反對運動，而韓國發生了更大規模的反對運動。韓國方面的反對理由是：日韓基本條約的第二條僅以「1910年的日韓併合條約現在已無效」的字面，企圖以曖昧的方式解決歷史殖民問題，而沒有取得日本對殖民地支配歷史的謝罪。圍繞著條

約的這些字句，日方可以任意宣稱「朝鮮併合」在過去是合法的，一直到韓國被承認為獨立國的1965年方才無效；相反地，韓方也可以主張「朝鮮併合」是武力脅迫造成的，從一開始便是無效。條約中雙方作了可任意解釋的妥協，不顧雙方在這方面的不同見解，而用矇騙的手法達成了無償三億有償兩億總共五億美金的援助；而且不用請求權的名義，而用國交恢復祝賀金、經濟援助的名義交給了韓國政府。這種曖昧的妥協，在歷史問題上留下了禍根，其惡果延續至今。

日本當時也有反對日韓條約的運動。一是針對美國的新東北亞軍事同盟的批判；另一方面是來自日本勞工團體的反對，其反對理由在於：國交正常化會使韓國的便宜勞動力流入日本，使日本勞動者的薪資下跌。第三個反對的理由則是：條約將使南北朝鮮的分斷永久固定化。當時，主張清算殖民支配歷史的觀點，幾乎不存在。

我第一次到韓國是在1964年3月，新學期一開始，馬上就發生了學生示威活動。6月3日，政府布告了衛戍令進行軍事鎮壓。所謂衛戍令就是限定地區的戒嚴令，該地區停止憲法、進入軍方掌握行政與治安權力的狀態，違反命令者將送交軍法，並在市內重點配置了戰車部隊進駐。

當我抵達漢城大學前面時，正是學生向警方投擲石頭，而警方發射催淚彈的時候。我也受到催淚彈的罩頂，嚐到了痛苦的滋味。然後我再去高麗大學，當時有近3000名學生正肩並肩地從校門衝向市中心，與機動隊對峙中。正好有被催淚彈擊中、臉部滿身是血的學生被學友抬進校門，在示威隊伍的最前頭被高高抬起，學生再次試圖衝出校門而與警察爆發了衝突。幾天後，戰車在前頭的軍隊衝破高麗大學校門，進入學校逮捕學生，也就是所謂的「829學園亂入事件」。

在警察或軍隊占領學校的狀態中，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的韓國學生們都露出十分沉鬱的表情。韓國當時是個十分貧窮的國家，我發覺到自己卻在日本過著安逸的生活，因此想到自己應該爭取在韓國學習，以分擔韓國學生們的一部分痛苦或工作。

我從高中開始，就組織了在日朝鮮人的「高中生之會」，從事確立民族認同的運動。一進大學，便投入韓國學生同盟的日韓會談反對運動，第一次參加了正式的學生運動。大一的夏天，參加了當時反對韓國外交部長李東元「屈辱外交」的示威活動，卻以沒帶「外國人登錄證」的理由被日本警察帶走。在月之輪警署的刑事室裡，一位曾經在殖民地時代的平壤擔任過刑警的外事課刑事輕蔑地對我說：「『蠢貨』（朝鮮話）的意思你知道嗎？哼！連朝鮮話都不知道啊！」，我受到了極大的侮辱。曾擔任日帝爪牙的刑警，戰後還是繼續坐在日本公安或外事警察的位置上，從事壓迫在日朝鮮人或韓國難民的工作。由此，可以清楚看見抹著血淚的殖民歷史的一個斷面。

（四）到韓國留學

1968年我到了漢城大學留學，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學習朝鮮語。我的朝鮮人意識是由周圍的日本人所激起的。雖然我每天吃朝鮮泡菜、朝鮮烤肉，但對朝鮮話、朝鮮歷史和文化什麼也不知道。雖然自己積極主張要追求「自己是什麼」，卻發覺到要充實那主張的東西什麼也沒有。再加上我一直懷抱著這樣的感情：到韓國去，如果可能，要幫助韓國學生們扛起重負，分擔他們深深的苦惱和苦痛。

朝鮮戰爭中，共死了200-300萬人，造成了1000萬人以上的家族離散。在朝鮮戰爭爆發的前後，民族分斷已深入，南北敵對局面逐漸形成，在這過程中南韓誕生了極端反共獨裁的政權。在不經法律

程序的國家暴力中，許多異議者遭到虐殺，或因冤罪而被投入牢獄。據說，在朝鮮戰爭前後，單單遭虐殺的民間人士就高達一百萬人之多。其後，獨裁政權以駭人聽聞的軍事預算、軍備與軍事主義支配全社會。對於被冷戰所撕裂的民族的巨大苦痛，我一直熱烈地懷著要投身做點什麼事的想法。然而，我只是一個大學剛畢業，對人世間全然無知的年輕人；即便有各種煩惱、希望和願望，卻不知道該如何付諸實現。

正當我從漢城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修畢，準備擔任學校講師的時候，在1971年4月18日，我突然被韓國陸軍保安司令部以涉嫌違反國家保安法逮捕。半年後的10月22日，遭一審判決死刑；1972年12月7日，二審判決無期徒刑，上訴遭駁回而確定。之後，1988年由無期徒刑減刑為20年。1990年2月18日，經過19年的牢獄生活後被釋放。

（五）投獄和釋放後

關於我被韓國陸軍保安司令部逮捕的經過和獄中的體驗，請參閱我的著作《獄中十九年》（岩波新書，1994）。在那段歷程中，我親身體驗了恐怖的拷問和強迫思想轉向的煎熬，目擊了執行死刑的恐怖現場，在長時間惡劣的獨居牢房生活中深知國家暴力的恐怖。另一方面，由於受到世界要求釋放政治犯運動的支持，我也親身體會了反抗國家暴力的「人權」的重要性。

出獄不久後我回到了日本，那是因為我的出獄受到全世界的注目，給韓國政府帶來不少麻煩，因此韓國政府要我盡快離開韓國。回到日本後，因為曾遭長期牢獄之災，我受到許多邀請到處去演講。要求釋放我的運動，主要是以日本為中心進行的；但許多世界人權團體也加入了支援活動。因此，我也應美國曾參與釋放運動的團體之邀，到美國訪問。1990年秋天，在被釋放後的大約一個月期間，

我遍訪了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波士頓、紐約與華府等地。這期間，也接受了柏克萊的聘請，在1991年作為客座研究員到了舊金山，體驗了大規模的反波斯灣戰爭的示威活動。雖然住在舊金山，但經常有來自美國或歐洲各地的邀請。我以一個半月的時間到歐洲旅行，也曾應邀到中南美洲與加拿大訪問，實際接觸了國際人權運動。在柏克萊期間，我也曾參加名為Stop Torture in Korea的運動。

（六）「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

1994年回到日本後，我訪問了台灣。在台北的演講結束後，走訪了原政治犯監獄、政治犯收容所，還到了馬場町與六張犁公墓等政治犯受難的歷史現場，親眼目睹了赤裸裸的東亞國家暴力爪痕的實體。從台灣開始，又到了琉球，到了濟州，到了延邊，我繼續走訪東亞國家暴力的歷史現場。在這歷程中，我理清並聯繫了台灣與韓國政治受難者之間有其共時性和同歷史性；因此，揭露其壓迫的真相、打開這些歷史，成了我此後的課題。也就是，要探究「東亞」到底是什麼？探求共同受殖民地、冷戰、分斷體制所支配的東亞民眾到底是誰？我日夜摸索著要如何把貫穿那個時代戰爭、侵略與國家恐怖主義的「日美為中心的地域支配秩序」轉換成「民眾為中心的地域秩序」，給東亞地區帶來永久和平的道路（參照《徐勝的東亞紀行：圍繞著韓國、台灣和沖繩》，鴨川出版社，2011年2月）。

我出獄以來開始對東亞的和平、人權和國家暴力問題產生高度的關心，是由於決定我個人命運的朝鮮半島分斷，與日本的侵略、殖民地支配、敗戰的方式接著冷戰時代的歷史有很深刻的關聯性。對朝鮮人來說，殖民地支配和國家分斷的命運，是從19世紀後半迄今的歷史中以東亞為舞台發生的事。朝鮮民族的現當代史正是東亞現當代史的一部分，朝鮮的統一與東亞歷史的轉變是不可分的。

日本戰敗後，東亞地區的民族解放被冷戰的登場所壓迫肅清，造成了從台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濟州島4・3事件到麗水順天虐殺事件等無數的國家恐怖主義暴行。因此，爲了揭露東亞冷戰的構造以及對過去歷史的清理，面向東亞民眾的真正解放，我們結合了日本、韓國、台灣與琉球四地的受難者、研究者和社會活動家，共同舉辦了由歷史證言、現場體驗活動以及研究分析三部分構成，純粹民間立場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從1997年「228事件」50週年在台北召開開始，1998年以濟州4・3事件50週年爲契機在韓國濟州島第二次召開，1999年在沖繩，接著2000年「光州事件」20週年在光州，2002年在京都，最後2002年10月在韓國麗水舉辦；前後共召開了六次的國際研討會。作爲運動成果的一部分，在韓國和台灣促成了國家暴力事件的真相究明、平反並且通過了補償條例。這個運動的最初議案由我提出的，並進行了四地的聯絡組織，付諸實際行動（參照《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朝向廢絕日美為中心的地區秩序》，御茶の水書房，2004）。

其後，我體認到唯有推翻亞洲主義、大東亞共榮圈以及以「亞洲」爲名的明治以降日本中心的地域霸權，才是東亞各民族彼此合作與和平共存的道路，也才能促使東亞民族解放運動（去殖民）的真正完成。從2005年開始，我們推動了東亞共同反靖國鬥爭。我們認識到：靖國神社一向讚美天皇制日本軍國主義，還把被動員而戰死的韓國人台灣人原日本兵留祀；反對它的鬥爭，並不只是一場要求政教分離的訴訟，而是作爲一個歷史的認識和清算運動而進行的鬥爭，這才是最最重要的課題。於是，我們強烈要求靖國神社廢除台灣人和朝鮮人之強制合祀。從2006年開始，我們繼續採取了「反靖國行動」，使其成爲一個爲和平的生存權、人格權和思想信仰自由問題的鬥爭。

(七)「朝鮮併合」一百週年和「東亞歷史、人權、和平宣言」

去年是「朝鮮併合」一百週年，報紙、雜誌與電視等媒體進行了大幅度的報導，有各種團體發表了聲明或宣言。這些聲明或運動彼此間或有一些差異，但綜合其基本態度包括有：(1)近代以來，日本侵略了朝鮮；(2)「朝鮮併合」是不正義、不正當的行為，併合條約是無效的；(3)1965年的日韓基本條約把併合條約以及對殖民地支配歷史的評價曖昧化了；(4)應盡快實現與北朝鮮簽定爲了清算殖民地支配歷史的日朝平壤宣言；(5)在朝鮮併合一百週年的時機，日本首相應該宣示併合條約的非法和無效，一併解決過去歷史清算的問題。

關於朝鮮併合的議論，主要都圍繞著日韓併合以及併合條約的合法或非法性問題上。日本政府的立場是從先前的合法論向「不正當但合法論」轉移，而韓國這邊是主張「不正當且非法論」。總之，韓方主張「朝鮮併合」是由於脅迫和強制因而是「不正當」的，再加上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法本來就是「狼的法」而應該予以否定；即使從原條約文書內容的瑕疵或當時皇帝押印批准手續的不完備等缺陷來看，把條約比照當時的國際法規範也是不合法的。

然而，這種「併合」一百週年的議論，如果不小心，恐怕會被併合條約的合法或非法爭論矮小化，而認為帝國主義時代的法只要在手續上有合法性就可以。這種邏輯其實是一種陷阱。我們應該去追問把民眾奴隸化並進行歧視性支配的帝國主義的法本身的根本性問題才對。譬如，台灣由下關係約「合法」地成爲日本領土，但這是封建支配者間的交易，民眾只是被賣掉了，根本不知其所從屬。在國民主權還不存在的狀況下由支配者恣意締結的條約，其有效性應該嚴重質疑。